



老故事

神话

□刘建超



李玉明 绘

两军对垒，一方是有着骄人战绩根本不把对手放在眼里的省直队，一方是全凭着一股冲劲闯进决赛的黑马队。比赛一开始，省直队就凭借天时地利人和，大兵压境，轮番朝对手的大门轰炸，上半场还没结束，就攻进了两个球。主场球迷的呐喊助威声震耳欲聋，把黑马队的队员都给喊晕了，自己还玩了个乌龙球。黑马队上半场以0:3落后，中场休息，带队的副市长亲临球员休息室，给大家鼓劲儿。教练啪啪地拍着自己的胸脯，激动得热泪盈眶。队员的士气被点燃了，下半场一开始，一个个就跟上足了发条，满场飞。省直队的队员体力明显不支，一个接一个倒地抽筋。黑马队越战越勇，竟然连扳3球，打成平手。加时赛，明德快如脱兔，对方后卫根本就拦不住。禁区内，在明德准备起脚时，对方后卫狠狠地蹬在他的左腿上，附近的人听到了骨头的断裂声。

点球。明德艰难地站起来，稳稳地站在罚球线上。明德说，当时容纳几万人的球场忽然静得能听到钢钉落地的声音。他已经没法助跑，就在原地起脚，球划出了一道优美的弧线，直挂对方球门的右上角。明德没有听到欢呼声，他眼前一片黑暗，倒在绿茵场上。队友们去抬他时，看到他的右脚已经整个扭了180度。

明德的故事让老街的孩子们很佩服。市里只要有足球赛，明德就会被孩子们簇拥着去体育馆，一起欢呼一起呐喊。

牛五的朋友在体委工作。朋友说，在历届省运会上，市里的足球队就没进过前四名。牛五的嫂子说，明德打小就害了小儿麻痹症，从没有离开过双拐。

——那绝对是一场空前绝后的激战。明德又在讲他的那场比赛。

上最高级的，一打开几乎就固定在体育频道。墙上贴着大幅的足坛明星海报，靠半面墙堆的全是有关体育的报纸和杂志。

牛五常去明德的小屋子里找资料，他喜欢篮球，喜欢NBA，喜欢乔丹、麦蒂、约翰逊。只要有他们的画页，明德就让牛五撕下带走，但是有足球的文章是一点也不能动的。明德常说，足球才是男人的运动，才是完美展现男人勇敢和激情的现代战争啊。

明德也是三十七岁的人了，还是单身。牛五问过明德，干吗不给我找个嫂子。明德嘿嘿笑着说，我这样子谁能看上我啊。再说了，娶个媳妇多一口人，还不得跟我抢电视啊！结婚的人都知道，遥控器永远都在女人手里拿着，不信，到各家去看看。

牛五不知道听过多少遍明德讲的故事了。那次

——那绝对是一场空前绝后的激战。明德说起那场比赛，总要先抚摸一下那条残腿。

明德在老街开了一家牙科门诊。没有病人时，他就坐在诊门口讲故事。阳光暖暖地抚摸着街道，抚摸着街道上人来往的人。

你们想象不到，那是怎样一场决赛！快二十年的事了，至今我还记忆犹新，历历在目啊。明德说到这里，就会眯起双眼。有等不及的孩子就会问，明德哥，是省运会的足球决赛，对吧？明德像是被激醒了，端起茶杯，慢慢地抿上一口，接着说。

是省运会足球决赛。当时形势非常严峻。咱们市队和省直代表队的金牌数量持平，都在等着最后一块足球决赛的金牌了。

明德哥，你是踢什么位置的？

什么位置？前锋。知道吗，我那时的速度，那叫一个快！百米11秒，我要是抢断突破对方的后卫防线，就没有人能够追上我，除非他犯规。

明德见有病人来了，就急忙放下手中的杯子，拄起拐杖，把病人往诊所里让，对孩子们摆摆手，你们先坐着，咱一会儿接着说。

等明德送走了病人，孩子们已经把点心消灭干净走人了。明德就会慢慢地收拾起杯子，自言自语道，好汉不提当年勇啊。

明德关了店门，晚饭总是在赛大姐米线店要一碗鸡汤米线，吃两个肉夹馍，然后回到他那小房间里，打开电视机，等着看足球节目。明德的屋子里没啥摆设，一台电视机却是老街

凡人故事

假铁娃

□姚恒章

不知底儿的人都以为他叫贾铁娃，其实他不姓贾，是一个真的假铁娃。他原来叫什么，没人知道，从我记事起，不管大人孩子都叫他假铁娃。

据说真铁娃解放前外出跑生意时没影了，好些年音信皆无。后来听说他半道遭劫，土匪图财害命，把他打死丢在一个枯井里了。直到朝鲜战争结束，民政部门送来了一块“烈士光荣”牌，人们才知道铁娃是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。

据说假铁娃刚到村里的时候像个逃兵出身的叫花子，一年四季披着一身破烂的黄页，今天给这家脱坯，明天给那家垛墙，后天帮人盖房，总之，他是凭力气吃饭。好在他人老实，干活不惜力，天忙给钱管饭干，天闲光管饭也干，谁家日子难过不给钱不管饭他也干——当然，他尽义务最多的是铁娃家，好像铁娃家的活就是他的活，什么时候该干啥活他都知道。

铁娃的父亲和铁娃是单苗独枝的两代单传，铁娃的爷爷有弟兄仨，但是家里只有闺女没有娃。铁娃的爷爷坚持没分家，说，只要他有口饭吃，就能养活这个家。铁娃是家族唯一的继承人，也就随父亲的心愿不说啥。可正当铁娃的几个娃嗷嗷待哺、老人

需要侍奉的时候铁娃却不在。铁娃媳妇一个女人家，要操持这个有十几口人的大家，老的老小的小，没有个男人实在是顶不起呀！于是，执事的族人看假铁娃人老实可靠，就硬是帮着铁娃撮合了这个假铁娃。可铁娃媳妇总是骂假铁娃窝囊、邋遢。

自从假铁娃接过真铁娃的担子后，还真把这个家当成了自己家。他知道，不拼死拼活地干是养活不了这一大家子人的，于是，他起五更爬半夜地干活，终年劳累，使他早早地变得弯腰弓背，别人都笑他是头“没尾巴驴”。

正是这头“没尾巴驴”，为铁娃家8个老人养老送终、将5个儿女养大成家。街坊们都说，就是真铁娃活着，也不一定有人家假铁娃尽忠尽孝。

尽管如此，假铁娃就是假铁娃，他始终代替不了真铁娃。比方说，他年岁已高理应得到众人尊重，可大人孩子还是口口声声叫他假铁娃；再比方说，街坊邻里有啥婚丧嫁娶待客的事儿，论辈分论岁数他都理应坐桌吃喝，可他，不是被管事人安排烧火就是刷碗洗锅，饿了就吃点从桌子上收回的剩菜剩馍；就是他养活的那些儿女，也从来没有叫过他一声“爹”，甚至老婆都很少让他挨身。所以，尽管假铁娃来时正当壮年，可只有一个亲生闺女。

也许是被人小看惯了，也许就是这种三脚踢不出一个响屁的人，假铁娃见人一般不说话儿，显得格外不随群。

记得小时候调皮孩子撵着喊他“假铁娃”、“假铁娃”时，他最多回头跺一下脚说：“再叫？再叫我打你！”小孩子们“哄”地一笑跑了。可我爷爷听我叫他

假铁娃却不依我，说小孩子不能叫大人的名，还说我们家和他家是一个宗系的，论辈儿我得喊他爷。可我说啥也不想叫他爷，不过以后见面我总是羞红着脸对他勉强地笑笑。可就冲这勉强一笑，他总是把我搂在怀里问寒问暖，不是给我讲打仗的故事就是教我唱革命歌曲。记得他教我唱得最多的是《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歌》和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多，回忆起假铁娃给我讲过的战斗故事，我忽然觉得假铁娃真的当过兵，而且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的一些大战役。为此，我还专门“考证”过，结果证实我的猜测是对的。当我激动地把这个消息告诉假铁娃的“大儿子”时，他的“大儿子”却不屑一顾：“你别听他吹牛吧！”

然而，当假铁娃两腿一蹬驾鹤西去以后，人们才知道他真的当过兵。

那是他死后，在他独居的小屋里，他的小女儿（亲生女儿）在他油腻发酸的枕套里发现了一张用红布包着的东西。小女儿不禁抱怨：“想不到这老头儿背着我妈还藏钱！”可当她里三层外三层地翻开红布包时，露出一张老照片。发黄的老照片上有9名军人，前四后五排列，其中前排右二就是这个假铁娃。照片上面写着“朝鲜战争纪念”。

假铁娃真的当过兵！这个发现不亚于横空出世的原子弹，众人争着看稀奇。当照片转到铁娃老婆手里的时候，老人看着看着哇哇地哭开了：“孩子他爹呀，我可看见你了！”随即扑通跪下。这时，儿女们也都纷纷跪下大哭：“爹呀……”

原来，这张照片上有真铁娃和假铁娃两个铁娃。

饥饿的鱼

□乔玉杰

鱼死了，但嘴张着，睁着眼。母亲说这样的鱼是被饿死的，肉少而且还腐烂变质了，不能吃。

这是我五岁那年，母亲告诉我的。一直到高中毕业，我仍认同母亲的话。

我的老家在豫西山区，实属丘陵地貌。20世纪70年代农业靠天收，因老家常年干旱、缺水，物资匮乏，交通闭塞，五岁的我从没见过水里生的鱼，特别是母亲当年指给我看的那条约九斤重的“腐烂变质”鱼。

那是1979年6月，我刚过五岁生日。

一日，母亲的一个远房表弟，手挽一竹篮，里面盛的是一条用桐叶盖着的鱼，大汗淋漓地来到我家。从未见过鱼的我掀开桐叶，围着篮子对鱼看个没完，并兴高采烈地把小伙伴唤来，同时也招呼来了左邻右舍的大人。他们和我一样，从没见过鱼。在大人啧啧的赞叹声中，我知道这条鱼约九斤重。母亲更是高兴得合不拢嘴，夸鱼大，夸表舅能干，问他咋逮着这么大的鱼。表舅用袖子拭着额头的汗，笑着说是在青沟水库逮的。

晌午，母亲在厨房慌着把面缸扫了又扫，看看面不多，又拿着瓢到隔壁花奶家借了一瓢白面，烙了瓷面馍，打了荷包蛋，用农村当时最高的水准款待表舅。因为一年里很少有这样的瓷面馍吃，我流着口水，看着表舅一口一口地吃，母亲却悄悄地把支了出去。

因为惦记着家中的瓷面馍，惦记着家中的鱼，我无心在外玩耍，不一会儿就急急往家赶。

未到家门口，我远远地看见表舅拎着篮子朝着镇上的方向走去，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，“哇”地一下哭了出来，并向家里跑去。母亲倚在门栏上，见我寻鱼，两眼抹着泪，紧紧把我揽在怀里说：“乖，你没看见，那鱼张着嘴，睁着眼，那鱼是饿死的，腐烂的鱼，不能吃……改天妈给你烙瓷面馍，打荷包蛋，好吗？”

后来母亲总算把哭着要鱼的我哄好了。而远房表舅再到我家，母亲总是不冷不热为他倒些水，做些家常便饭招待他，因为我家里确实没有什么好吃的。可我却总是有意无意地想起那条“饥饿的鱼”。